

嶺南雜文選

岭南杂文选

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杂文创作委员会编

花城出版社

岭南杂文选

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杂文创作委员会编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1插页 310,000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 7-5360-0849-X/I·765

定价：6.30元

《岭南杂文选》序

秦 牧

这部《岭南杂文选》，是广东近十年来杂文的选集，内收作者六十人的作品一百四十七篇，约二十五万字。从这部选集，可以看到时代的影子，可以听见历史的号角。

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中外海上交通的枢纽，在近代史上又是革命策源地，众多华侨的故乡，许多事情常能得风气之先。追求民主、科学，一向有光辉的传统。反映到文学上来，南国的杂文创作一向比较发达，在禁锢民主的时代，它常多直言贾祸之士，在破旧立新的日子里，它又常有敢为天下先的声音。这只要看“全国杂文选”之类的集子，南国入选比例相当可观一事就可以想知了。广州一隅之地，经常写作杂文的作家就有好几十人，加上偶一执笔的作者，数量还要加上好几倍。这支杂文作家的队伍，它的先驱的部分，在全国的杂文界中，也是相当有影响的。因此，这部《岭南杂文选》，质量自然颇有可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的风气日益高涨。广大人民，在十年浩劫中饱经忧患，创巨痛深之余，不能不对那场国家大悲剧，民族大灾难的原因，进行深刻的思索，思想界更不能不对它作出自己的答案。溯源寻本，是弥漫全国的封建气习，是造神运动，个人专断，愚昧、野蛮、盲从、专制，酿成了那样的历史祸患。自然，这只是最简单的回答，全面的答案，可不是几句话就能够

讲得清了。近十年是思想活跃的时期，对那场浩劫的反思和探索，在这部杂文选集中占了一个相当的比重。人们看到，封建气习，官僚主义，不仅酿成昨天的悲剧，它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成为我们前进征程上的障碍。特权思想，以权谋私，嫉贤忌能，敷衍塞责，以至于“红皮萝卜”的花样，“白鼻公子”的勾当，实在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觉得不和这类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人民的事业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害。

中国有两亿多的文盲、法盲、“科盲”充斥，迷信、愚昧、守旧、落后，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正是以这股势力作为温床，好些以权谋私的人物才得以大行其道。因此，揭露这一类现象，为提高民族素质而奋斗，又成了许多杂文的主题。

自从努力建立民主和法制，认真进行经济建设，推进改革和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生产力长期徘徊的局面结束了，生产纪录在许多方面不断刷新，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揭开了历史的新页，我们又面临许多崭新的问题。每当开放的时代，必定有两股浊流掀起了。一种是闭关自守，排斥外国一切事物的势力，一种就是拜倒在洋人脚下，完全丧失民族自尊心的势力。杂文在这方面，就不得不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自从对外开放和商品经济比较抬头以来，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意识掀起了浪潮，它腐蚀了许多人的操守，使不少人纷纷成为它的俘虏，在金钱面前，匍匐爬行，人格扫地。党风政风的问题，社会风气的问题，文化风气的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尽管烂掉的人所占的始终不过是一个较小的比例，但揭发出来的案件是令人惊心动魄的，甚至是建国以来所仅见的。对营私舞弊卑鄙无耻的勾当的声讨，抨击奢侈风、吃喝风和各种不正之风，又成了这个时期杂文的重要课题。

自然，对于改革开放成就的讴歌，对于为人民事业艰苦奋斗

人物的歌唱，对于廉洁奉公者的赞美，对于勇于革新者业绩的颂扬，也是占有一定比重的。

我们的生活里既有鲜花也有荆棘，杂文因为是匕首，是投枪，不免针对的多是荆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生活里没有鲜花。如果对这点道理还得多作解释，那就太多余了。这样的杂文会不会引起人们的忧患感呢？我以为，面对社会上近年来有了滋长的歪风邪气，具有一定的忧患感未尝不是好事。这比麻木不仁，听之任之，简单地认为“太平盛世好好好”，说些“今天天气哈哈哈”的言语要好多了。有了这点忧患感，大家都来找出腐败现象的根源和它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的社会风气就庶几有逐渐好转的一日。正是随着民主浪潮的高涨，这类的杂文集子才能够出版。

这部杂文选中的作品，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那些特别优秀的，引申事例贴切自然，文笔一如行云流水，抒发议论令人有丰腴之感，字里行间又处处饱含感情，读来感到十分畅快，这是很值得借鉴的。我觉得，这部作品，除了有助于读者开拓视野，辨析事理外，也还具有让写作杂文的同行，互相交流经验的意义。

1989年4月广州

目 录

《岭南杂文选》序	秦 牧 (1)
广州赋	吴有恒 (1)
鬻狗的风格	秦 牧 (1)
换头术之类	李汝伦 (8)
从“谈虎色变”说到“老虎保护区”	李汝伦 (12)
我的祝愿	黄 雨 (19)
但愿长似过年时	贺 青 (18)
出口转内销	苏 晨 (20)
《东方红》这个歌	吴有恒 (21)
脊梁颂	秦 牧 (26)
自杀动物群	秦 牧 (30)
商品自白	杨 群 (34)
“爱国”辨	黄 浩 (37)
铸鼎、守法及其他	曾敏之 (39)
国事·党事·家事	李 翰 (42)
“竭泽而渔”新解	何 芷 (44)
乌鸦的诉苦和喜鹊的抗议	何 芷 (46)
史学家之困惑	吴有恒 (49)
“吃祖宗”杂谈	章 明 (56)
吴老太爷的幽灵	陈秋舫 (63)
圣人门下	范若丁 (65)
一言堂的新堂主	柯 夫 (68)
从“辫子”说到“尾巴”	柯 夫 (70)

一无两有三缺	木之青	(74)
“卑贱者”与“高贵者”的IQ	江励夫	(76)
哀“八旗子弟”	秦 牧	(79)
口号种种及其他	司马玉常	(87)
革除这条辫子	蔡运桂	(91)
“饱鹏遗风”析	岑 桑	(93)
热不醒和骗不乖的中国人	岑 桑	(98)
且慢“闻风而动”	郭丽鸿	(101)
杂说“五同”(外一“同”)	老 烈	(103)
需要武松	赖海晏	(107)
闲话不倒翁	关振东	(109)
“球籍”与国粹	舜 之	(112)
立身须重廉操	卢绍武	(115)
“无则加勉”不可滥用	陈锡忠	(118)
文人宜散不宜聚	黄秋耘	(120)
你那里有“桑德拉”吗?	陈锡忠	(122)
饼干、户口及其它	蔡衍棠	(124)
地球上有几个陈香梅?	微 音	(126)
笑谈“老子反动儿混蛋”	微 音	(128)
“官”拿两个口	陈锡忠	(130)
大公报文章引起的风波	江励夫	(132)
关于高级职称	木之青	(136)
当“长”与当“家”	何 芷	(138)
中国的“迎光节”	黄 浩	(140)
岂能據公家之慨纵口腹之欲	黄秋耘	(143)
可贵的锐气	左 夫	(145)
中国人的乌托邦	李 晴	(147)
昏、混及其他	舜 之	(149)

“擦边球”	刘百粤 (153)
为孙悟空鸣不平	蔡运桂 (155)
一篇豆腐账	老烈 (158)
白兰花的命运	贺青 (161)
堕落的开端	曾敏之 (164)
“书生”新释	南雁 (166)
“破车即公车”	南雁 (168)
某翁爱马	张雄 (170)
人狗价值比较	程羽 (171)
两种“余太君”	王选 (173)
莫把雪莲当荷载	黄浩 (175)
想起了老通宝	刘百粤 (177)
法网之外的角落	林超 (179)
“丹尼司”的悲剧及其重演	林超 (181)
比弄猴又如何	关振东 (183)
大盗与小偷	李翰 (186)
“弯弯绕”误事说	方小宁 (188)
“老马识途”另议	召耳 (190)
人孰无老	紫风 (192)
举贤尚需避亲	召耳 (195)
更需“放出眼光”	骆锦辉 (197)
王伦及其遗风	骆锦辉 (199)
比较的法门	柳嘉 (201)
从安珂之死说起	严承章 (204)
旗袍上的“GOAL”	严承章 (206)
“面子”问题	李晴 (208)
从“的士”、“黛安娜”想开去	陈锡忠 (210)
也讲几句关于夏时制的话	贺青 (213)
一项紧急建议	章明 (215)

伪科学与真神话	陈 兵 (218)
食单新读	苏 晨 (221)
论“脑体倒挂”	舜 之 (224)
官商与官倒	章 明 (227)
“能官能民”小议	陈秋舫 (230)
五台山的鼠与猫	柯 夫 (232)
吊嘉美发廊	微 音 (234)
夜谈偶记	林 勇 (236)
“愉快的懒散”追根	江励夫 (240)
“甜品中心”	黄 雨 (243)
从口吃说到官腔	木之青 (245)
中国女排的风格	左 夫 (247)
故人小记	吴有恒 (249)
〔附：夏衍致吴有恒书〕	(254)
伞下	苏 晨 (256)
筷子的风格	何 芷 (258)
门庭冷落赞	黄 雨 (261)
拿破仑搞经济	吴有恒 (264)
逃名杂识	司马玉常 (266)
罗振玉与疑古玄同的启示	司马玉常 (274)
有感于黄永胜法庭念诗	郭光豹 (277)
从王夫人为宝玉挑丫头说起	郭光豹 (280)
女强人与女辈人	何 龙 (282)
赝品	李 晴 (284)
三年而后颂声作	卢绍武 (286)
“洗脑”三题	老 烈 (289)
谈“宽松”	杨 群 (293)
大破“圈圈阵”	于 宁 (296)

纯之絮·····	方小宁 (298)
谈“养廉”·····	丁 淙 (300)
寒山平日无钟声·····	蔡常维 (303)
点点滴滴总关情·····	郭丽鸿 (305)
师恩·师德·师颂·····	叶丽菲 (308)
“上德为水”·····	叶丽菲 (310)
春夜沉思录·····	何展图 (313)
“包围”与“解围”·····	林 超 (315)
从周瑜的悲剧说开去·····	赖海晏 (317)
别遗忘了脑子·····	赖海晏 (320)
“重以周”与“轻以约”·····	思 樵 (322)
“无字碑”的联想·····	关振东 (325)
人生征途上的起跑点·····	紫 风 (329)
不仅为了爱而生存——给一位陌生的少女·····	紫 风 (333)
不妨来点甜柠檬心理·····	温眉眉 (337)
蜡烛篇(二题)·····	向灿辉 (339)
豆蔻年华·····	蔡常维 (344)
峨眉和尚的三件宝·····	蔡常维 (346)
旧事重提话“样板”·····	高 风 (348)
“否定之否定”·····	李汝伦 (351)
应有个岭南文派·····	吴有恒 (358)
祭棍子文·····	李汝伦 (363)
由流行校园歌曲想到的·····	陈秋舫 (366)
有感于“抢救画家”·····	蔡衍棻 (368)
“算了吧”和“忘了吧”·····	曹思彬 (370)
潘金莲走红与施耐庵蒙冤·····	江励夫 (372)
由“眼中之竹”到“手中之竹”·····	何 芷 (374)
借古讽今辨·····	黄秋耘 (376)

“弦箭文章”	黄秋耘 (379)
从“单行线”说到出闲书	南 雁 (381)
“送去主义”	杨 群 (383)
从“假古董”说到“洋乐园”	杨 群 (386)
“我的朋友胡适之”	司马玉常 (389)
徐氏船厂的悲剧	何展图 (392)
伪托与抄袭	思 樵 (394)
杂文艺术要发展	秦 牧 (397)
匕首投枪仍然有用	黄秋耘 (402)
杂文五味	黄卓才 (404)
从杂文的“姓”说起	贺 青 (408)
新的《桃花源记》	章 明 老 烈 (412)
给杂文先生的一封信	何 龙 (418)
后记	(421)

广 州 赋

吴有恒

广州者，古之楚庭。故屈原《离骚》，云朝发轫于苍梧，庄子《逍遥游》，谓鹏飞至于南溟。及至秦灭楚，一统天下，筑城于番禺，是为尉佗之城。汉兴，定南越，移广信将军府于番禺，广州以是得名。番禺者，盘古也，实原始社会之图腾，传说之神灵，开天辟地，无所不能。《山海经》云，番禺始为舟。是则番禺者，又人中之精英，有创造，有发明。

“番禺在八桂树东”，其俗好龙，其人好勇，在陆而为瑶为苗为越，在水而为蛋，战天斗地，以辟鸿蒙。广州自秦汉以来，为大都会，二千余年，保持繁荣。其物富饶，其人豪雄。三江聚汇，五岭开通。舟车络绎，接华夏之文明，巨舶鳞幢，驾海洋之长风。远适异国，艰险重重。见中国之伟大，知殊域之不同。是以性情练达，举止从容，聪明机智，度量宽宏。广州者，商埠也，人习于为商为工，不只务农，不屈服于贫穷，此自古而然，成为传统，非独山川灵气之所钟。

二千年远矣，且看百余年之近代史。海禁开处，来了帝国主义。走私贩毒，炮舰政策，谋征服中国，以为其殖民地。中国人民，奋起抗击，先其锋者，为广州市。是为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由之开始。

中国战败，濒于沦亡。救国之道，在改革政治，振兴工商，

发奋图强。倡此义者，有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皆广州人，国土无双。噫！何广州人之先进也？盖其思想开放，知独立自由之可贵，知产业革命之必要，而欲中国得之，以与世界列国争较量。

经百余年艰苦奋斗，形势大改，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打败国内外反动派，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问题只在：还要从经济上与资本主义竞赛。这次第，广州本应更有作为，更放光彩。然而惭愧，寂寂无闻，凡三十载。岂州人之不成材乎？否，否，全国一盘棋，当局者误以为共产主义可大跃而进，错看了个时代。是以取消商品经济，实行穷过渡，还搞个人崇拜，还有毁灭文化的十年浩劫，有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暗害，国将不国，经济崩坏，广州人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怕割你资本主义尾巴，怕罪你崇洋媚外。

地转天回，林彪覆灭，四人帮垮台，恢复民主生活，结束专制独裁。实事求是，发展商品经济，恭喜发财。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人尽其才。开放改革，广东先行一步，率先安排。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哗！广州人兴高采烈，正合心怀，得其所哉，在全国之中，首先富起来。

于是市场开放，活力无穷，商品流通，货如转轮，商品生产，竞异争新，竞争以为机制，竞争以为精神。于是人才辈出，物产丰繁而缤纷。于是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向世界市场进军。于是建广厦以迎宾，复道行空，杰阁连云，虹桥驾海，舸舰迷津。于是讲礼貌，重斯文，微笑服务，态度殷勤。于是广州成为花城，栽花种树，簇锦花团，四时皆春。得开放改革之新风，遂拔萃而超群。因而赞之曰：美哉广州！美哉广州人！

因而想到香港。自从鸦片战争，失去香港，占领之者锐意经营，以之为殖民地标榜。广州曾奋而与之相对抗。既往矣，再过

若干年，我国将收回香港。一国两制，到其时，两座大城市，将如两颗明珠，相依相傍，并立于南中国之土地上。都是“老广”。真亮！

1988年3月31日

鬣狗的风格

秦 牧

有一种动物，叫做鬣狗，不知道你见过没有？注意过它的模样、行藏和风格没有？

鲁迅第一次以“鲁迅”做笔名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提到过这种动物。那个被假托为患了迫害狂的“狂人”，感觉到处都有人要吃他，鲁迅借他的口，悲忿地喊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篇小说中谈到许许多多吃人的事。其中，就提到鬣狗：“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这里面的“海乙那”，就是鬣狗，也有译作“土狼”的。

从前，我们只是在书本里知道有这种动物罢了。这些年动物园事业发达，因此，我们也就有机会亲睹鬣狗的尊范。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久负盛名”的动物时大吃一惊，它也是食肉兽，但样子却很猥琐，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皮毛没有光泽，还隐隐有几块大暗斑。它那个模样儿，就好像刚给人打了一顿，或者刚从什么阴暗的角落里被揪了出来，光天化日之下，显得有点

狼狈的模样。总之，它是豺狼一类走兽，但比起有点强悍的豺狼来，样子要猥琐难看一些。

鬣狗的这副难看的模样儿，和它的行径，倒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它是这样一种动物：远远跟在最凶猛的食肉兽，例如狮子之类后头，猛兽搏杀噬食了长颈鹿、斑马、羚羊以后，继续行进，鬣狗们就一拥上前，嚼食那余下的尸体。它并不需费什么劲，却同样吃到了肉。岂止吃肉而已呢！连骨头也要细细嚼碎，咽下肚子里去。而在狮豹之类搏杀未就的时候，它就远远窥伺着，期待那一只只食草兽能够尽快溅血仆地，以便它也能够一膏馋吻。它的“土狼算盘”可打得到家啦，真是又省力，又安全，又可以大吃一顿。说它的长相和它的行径“相得益彰”，你说对吗？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内容大致是：有一条船被狂风恶浪打坏了机器，在茫茫大洋中漫无目的地漂流。船上的人都饿坏了，船上的小生物都给捕食净尽了，凶恶的人就建议杀一个人来充饥，善良的人坚决反对，宁可饿死也不吃同伴的肉；但是凶恶的家伙却拿起刀子开始追逐刺杀某些身体最衰弱的人。于是，船上就出现了四种人：被迫害者，企图杀人者，坚决宁愿饿死不喝人血不吃人肉者；第四种呢，他们并不像那个想捅第一刀的凶狠家伙，然而却渴望他杀戮成功，好去“分一杯羹”，也吃一点人肉和喝一点人血。故事最后的结局是：海平线上出现了另一艘轮船，这条漂流无定的船有救了，于是操刀的人，渴望分吃一点人肉人血的人，也突然收敛起那副凶相和馋相，装成个“文明人”的样子，“咸与维新”了。

这篇小说是颇好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状况的。那些凶狠的杀戮者，使人想起狮虎，而其中的“第四种人”呢？就使人想起了鬣狗。这一类人，究竟是鬣狗在人类中的投影呢？或